經義述聞

經義述聞弟二十四　　　　高郵王引之

春秋公羊傳五十四條

會猶最也　如勿與而已矣　昉適也　會正朔也

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　吾為子口隱矣　假甚也

元年春王正月　非有即爾　大閱者何簡車徒也

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　是不可得則病　二月

丙午　此非怒與　必無紀者　然則齊紀無說焉

臂摋　此未有言伐者　弟也　序績也　吾雖喪國

之餘　出不正反戰不正勝　未得乎取穀也　通可

以已也　爾即死必於殽之嶔巖　或曰往矣或曰反

矣　一本又作易輪　二月癸亥朔　云災　以人心

爲皆有之　以爲周公王　魯公用騂犅　其意也

赫然　勝乎皇門　茅旌　而微至乎此　谿子之爲

著也歟　是則土齊也　螽螟出也　往始乎晉　莒

女有爲鄫夫人者　歲在巳卯　乙未　終身無已也

叔孫舍至自晉　且夫牛馬維婁委己者也而柔焉

君無多辱焉　眂而曰　三月辛巳　色然　夏一

本作脹　溶沛祀　公羊災異

會猶冣也

隱元年公羊傳會猶冣也何注曰冣聚也直自若平時

聚會無他深淺意也。冣之爲言聚若今聚民爲投冣。釋
文冣字無音。家大人曰，正文及注冣字，皆當作冣。才句切
取與聚聲義皆同。故曰冣之爲言聚也。說文冣積也。從
冂莫狄切取。取亦聲。徐鍇曰，古以聚物之聚爲冣。世人多
見冣少見冣。故書傳冣字皆誤作最。樂記會以聚衆。鄭
注曰，聚或爲冣。釋文不爲作音蓋所見本已誤作最不復知其爲冣字矣管子禁藏
篇冬收五藏冣萬物。尹注冣聚也地數篇民冣所取粟以避
重泉之戍。尹注冣聚也又音子外反則當時已誤爲最莊子德充符篇物何
爲冣之哉。司馬彪注曰，冣聚也。釋文引徐邈音采會反則徐本已誤作最荀
子彊國篇執拘則冣。韓詩外傳作執拘則聚。趙策顏冣。

史記廉頗藺相如傳作顏聚史記殷本紀大冣樂戲於沙邱徐廣曰冣一作聚周紀則固有周聚以收齊徐廣曰聚一作冣鵩鳥賦憂喜聚門兮李善曰或作冣亦聚也小爾雅冣聚叢也今本冣皆譌作最玉篇冂部不收冣字而以聚也之訓誤入冂部最字下說文槧傳冣字下淺人增又冂聚三字頡會所引無之大徐本亦無段氏說文注已辨之此傳釋文不爲冣字作音則唐初已誤爲最不始於開成石經矣。

如勿與而已矣

毋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何注曰如即不如齊人語也家大人曰如上當有不字而寫者脫之桓十四

年傳曰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文十六年傳曰先祖爲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則此亦當云不如勿與而已矣。不然。同一齊人語。何以此言如而彼皆言不如乎。何注殆不可從。凡以如爲不如者。皆爲此注所誤。說見釋詞。

昉適也

二年傳始滅昉於此乎。何注曰。昉適也。齊人語。疏未解適字之義。引之謹案。一切經音義卷六。華嚴經音義上竝引三蒼曰。適始也。

食正朔也

三年傳曰食則曷爲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曰。

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何注曰此象君行外彊內虛是故日月之行無遲疾食不失正朔也引之謹案正當也廣韻正正當也會正朔也者日之會當月之朔也正之言貞也廣雅云貞當也下文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皆謂日食不與朔相當則此食正朔謂不前不後當朔而食明矣古人多謂當爲正詳見易正平凶也下何注未達正字之義故正字之上又加不失以明之不知正訓爲當即不失之謂也

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

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爲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疏標以吾至愛女五字解曰若如也言吾愛於與夷則不止如女而已言其甚也引之謹案傳意是謂與夷雖我所甚愛而不可以爲社稷宗廟主今乃言愛與夷不若愛女則是愛之不甚非其語意也今案與夷字女字當是上下互譌尋文究理蓋本作以吾愛女則不若愛與夷寫者錯亂耳作疏者不能釐正乃云不止如女以曲成其義案傳云不若未嘗言不止若也且上下兩言不若皆謂不如何獨於上不若解爲不止若乎蓋所見已是誤本故強爲之說而終不可通也

吾爲子口隱矣

四年傳。公子翬謂桓曰。吾爲子口隱矣。隱曰。吾不反也。何注曰。口猶口語。相發動也。引之謹案注意蓋讀口爲叩。叩。發動也。謂以己之言發動隱公之言也。論語子罕篇我叩其兩端。孔注曰。發事之終始兩端以語之。釋文。叩。音口。發動也。是其證。學記曰。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叩亦發動之意。與此相近。

俶甚也

九年。大雨雪傳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俶甚也。何注

曰儆始怒也始怒甚猶大甚也蕃師說以爲平地七尺雪者盛陰之氣也盛陰之氣大怒此桓將怒而弑隱公之象引之謹案儆訓爲始不訓爲怒雪非雷電之屬亦不象人之怒也郭璞注爾雅儆作也引此傳儆甚也文義亦未安辨見爾雅今案儆厚也見大雅既醉箋儆甚者厚甚也平地七尺雪厚莫甚於此矣故曰儆甚也如此之厚者世所罕見故謂之異也

元年春王正月

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引之謹案春秋繁露玉英篇桓之志無王故不書王其志欲立故書即位書即位者言其弑君兄也不書王者以言其背天子是故隱不言

立。謂不言也。後桓不言王者。從其志以見其事也。以上春秋繁露先言不書王。後言書即位。皆指元年而言也。隱不言立桓不言王。亦謂隱桓之元年也。據此則元年春下無王字與左氏穀梁不同。何注三年春正月曰。無王者。以見桓無王而行也。不注於元年而注於三年。則元年春下有王字。與左氏穀梁同。所見本異也。又案書王不書王之故。傳無明文。益疑而闕之。時周室既卑。令不行於諸侯諸侯無王者。不惟魯桓而已。何獨於桓誅無王之罪乎。穀梁以為桓無王。元年有王。所以治桓弒君之罪。則何以解於十一公之元年無罪而書王乎。無王之說本非

達詁。公羊則無此說也。董仲舒何休。皆以桓爲無王。殆非傳意。

非有即爾

二年傳器之與人。非有即爾。何注曰。即。就也。若曰。取彼器與此人異國物。凡人取異國物。非就有取之者皆持以歸爲有。引之謹案。據注。則傳文當作非即有爾。傳作非即有爾。故注云凡人取異國物非就有也。下文。至乎地之與人。則不然。注曰。凡取地皆就有之與器異也。益足以見器之與人非即有矣。誤出非有即爾四字而解之曰。謂非有就而有之爾。則所據本已誤作有即。唐石

經亦誤。

大閱者何簡車徒也　蒐者何簡車徒也

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閱。傳曰。大閱者何。簡車徒也。昭八年秋。蒐于紅。傳曰。蒐者何。簡車徒也。十一年。大蒐于比蒲。傳曰大蒐者何。簡車徒也。引之謹案。大閱者何。簡車徒也。當作大閱者何簡車也。徒字。涉昭十一年傳而衍也。蒐者何。簡車徒也。當作蒐者何簡徒也。車字。亦涉昭十一年傳而衍也。蓋蒐惟簡徒。大閱惟簡車。大蒐則合車徒而並簡之。故傳分別言之。何注大閱者何簡車也曰。大簡閱兵車。使可任用。而習之但言車而不言徒。則

車下無徒字可知注蒐者何簡徒也曰徒衆但言徒而
不言車則徒上無車字可知桓六年昭八年十一年傳
疏曰蓋以罕書也注曰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
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言簡徒當比年爲之
昭八年之簡徒非比年也簡車當以三年桓六年之簡
車非三年也簡車徒當以五年昭十一年之簡車徒非
五年也是以譏其罕也據此則蒐爲簡徒大閱爲簡車
大蒐爲簡車徒傳本各自爲義故注本之而爲此說若
蒐與大閱大蒐傳皆謂之簡車徒則三者異名而同實
注何得強爲分别而以簡徒爲蒐簡車爲大閱乎以此

言之何所據大閔傳正作簡車蒐于紅傳正作簡徒明甚漢書刑法志連帥比年簡徒徒各本誤作車卒正三年簡車車各本誤作徒顏注曰徒人眾也則所見本已誤蒐牧五載大簡車徒說與何注同蓋西漢以來公羊家舊有此說故漢志及何注皆祖述之要皆出於傳文之分言簡車簡徒簡車徒也此又一證矣徐疏不言簡車簡徒簡車徒傳文有分合之不同昭八年十一年疏又兩引大閱傳作簡車徒也則所見本已誤衍不始於唐石經矣又案李善注魏都賦謝朓登孫權故城詩並引公羊傳曰大閱者何簡車馬也馬字蓋涉左傳而衍左傳大閱簡車馬也何注但言車不言馬

則本無馬字可知李所見本衍馬字徐所見本衍徒字皆誤本也穀梁傳曰大閱者何閱兵車也不言徒亦不言馬與公羊古本合

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

十一年傳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疏解突可故出云突可以此之故出之也解忽可故反云言忽可以此之故而反之也孔氏羣軒公羊春秋通義曰故如故也言少遲久之伺宋之隙則突依舊可出而忽依舊可反引之謹案以此之故不得但言故疏說非也如故亦不得但言故且忽前此無反國之事何依舊之有

孔說亦非也今案故讀當爲固固者必也襄二十七年傳我卽死女能固納公乎秦策王固不能行也何高注竝曰固必也突可固出而忽可固反言突可使之必出忽可使之必反也古字故與固通周語咨於故實史記魯周公世家故作固論語固天縱之將聖論衡知實篇固作故

是不可得則病

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何注曰使突有賢才是計不可得行則已病逐君之罪已雖病逐君之罪討出突然後能保有鄭國猶愈於國之亡疏曰言已終能出突而反忽則爲權之成若不能如是乃爲其病矣言突有賢才已計不行雖然仍須勉力討之令忽有國雖貴功

力。猶愈於國之亡也。引之謹案注疏所說非傳意也。是不可得則病。乃假設之詞。病猶辱也。見士冠禮鄭注恥也。是。句謂上文之突出忽反也。言祭仲之意。以為突可出。忽可反。若不可得。則以為大恥。蓋其意必欲出突而反忽也。謀國之權如是。然後能保有鄭國。故曰然後有鄭國。自上文祭仲不從其言。至是不可得則病。皆發明祭仲之意。病者。恥其事之不成。非病逐君之罪也。然後有鄭國乃直承上文之詞。

二月丙午　五月丙午

十七年二月丙午。及邾婁儀父盟于趡。春秋說以為二

月晦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春秋說以為五月之朔見僖十六年疏蓋春秋緯之說也。何氏本之發注於僖十六年傳曰事當日者曰平居無他卓佹無所求取言晦朔也趡盟奚戰是也蓋以趡之盟在晦而不言晦奚之戰在朔而不言朔引之謹案此說非也杜預春秋長歷桓十七年二月甲戌朔是月無丙午丙午三月四日也五月壬寅朔丙午是月五日也上推至三年七月壬辰朔日辰正合若謂十七年二月丙午是晦五月丙午是朔則上推三年七月朔當為丙申不當為壬辰矣經何以云七月壬辰朔乎春秋緯之說顯與經文不合更以公羊之例求

之僖十六年傳論春秋不書晦曰朔有事則書晦雖有
事不書是朔日有事則書朔今五月丙午及齊師戰十
系可謂有事矣如丙午是朔日則例當書朔今不書則
其非朔可知又僖十六年經之是月傳以爲晦日不言
晦春秋不書晦矣此經之二月丙午事在彼前如丙午
是晦日而不言晦則春秋不書晦之例當先於此發之
何以傳無一語直至僖十六年之是月始云晦日不言
晦乎然則此經之二月丙午傳本不以爲晦也春秋緯
之說亦非傳意邵公乃淺信而不疑何邪

此非怒與

莊四年傳今紀無罪此非怒與何注曰怒遷怒齊人語也此非怒其先祖遷之子孫與家大人曰遷怒但謂之怒則文義不明何注非也怒之言𢘅太過之謂也方言凡人語而過東齊謂之劒或謂之𢘅𢘅猶怒也荀子君子篇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怒也踰也皆過也說見荀子是古者謂過爲怒今紀無罪此非怒與者言今日之紀無罪乃因其先世有罪而滅之此非太過與東齊謂過爲𢘅則𢘅者齊人語也

必無紀者

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必無紀者紀侯之不誅至

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引之謹案必無紀下不當有者字葢涉下文至今有紀者而衍唐石本閼無紀者三字而字數與今本同則原刻已衍者字矣

然則齊紀無說焉

何注曰無說無說無悅懌也釋文無說音悅引之謹案說當如字讀說即號辭也承上文言之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今齊之先君爲紀所譖則齊紀先世有不共戴天之讐不忍復稱先君故無辭以相接也故曰然則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何注非

臂摋

十二年傳萬臂摋仇牧何注曰側手曰摋釋文臂必賜反本又作辟婢亦反引之謹案臂短不可以擊人作辟者是也辟推擊也爾雅辟拊心也郭璞曰謂推胸也是辟有推擊之義辟之言批也左傳說此事曰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玉篇引作𢪃說文𢪃反手擊也批辟聲之轉耳摋當為殺辟殺仇牧者批殺仇牧也左傳曰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此云萬辟殺仇牧其義一也若作摋而訓為側手則與辟義相複辟已是手擊何須又言側手乎何所據摋字始誤本也古本公羊蓋作殺不作摋

故說文無擬字。

此未有言伐者

十八年傳。公追戎于濟西。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大其爲中國追也。何注曰。據公追齊師至嶲。舉齊侵也。引之謹案。此未有言伐者。言字後人所加。傳意謂此時未有伐魯者。而經言追。則大其非爲已追而爲中國追也。僖二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嶲。弗及。彼云齊人侵我西鄙。則有伐者矣。有伐者而言追。是爲已追。此未有伐者而言追。是爲中國追也。下文。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爲中國追何。與此未有伐者文義正同。又

十九年傳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亾何三十一年傳此未有伐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與此文義亦同乃謂此時未有伐之事非謂經文未有言伐者也伐上不當有言字唐石經無僖二十六年疏引此有言字蓋後人據誤本加之

弟也

十九年傳娣者何弟也家大人曰弟也本作女弟也女弟也者別乎弟而言之也左傳隱元年成八年十一年昭二十八年正義引此皆作女弟也則唐初本已有脫女字者不始於唐石經矣然白虎通義嫁娶篇及召南鵲巢江有汜齊南山大雅韓奕正義士昏禮疏引此皆作

女弟也又說文及士昏禮注並云娣女弟也則本於此傳則傳文原有女字明矣

序績也

僖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傳曰其言來何與桓爲主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爲獨於此焉與桓公爲主序績也何注曰序次也績功也累次桓公之功德莫大於服楚引之謹案鹽鐵論執務篇曰齊桓公以諸侯思王政憂周室匡諸夏之難平夷狄之亂存亡接絕信義大行著於天下邵陵之會予之爲主傳曰予積也故土積而成山阜水積而成江海行積而

成君子。此所引傳文序績作子積。大雅桑柔篇誨爾序爵，墨子尚賢篇引作誨女予爵。漢書外戚傳賜皮弁素積，顏師古注積字或作績。字不同而說亦異。蓋本於嚴氏春秋也。子積謂子桓公之積善，即承上子桓公爲主而言。義得兩通。

吾雖喪國之餘

二十二年傳宋公曰：吾雖喪國之餘。何注曰：我雖前幾爲楚所喪，所以得其餘民以爲國。家大人曰：喪國謂商也。喪國之餘謂宋也。左傳載襄公之言曰：寡人雖亡國之餘。杜注曰：宋商紂之後是也。何注謂宋幾爲楚所喪，失之迂矣。

出不正反戰不正勝

二十六年傳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何注曰不正者不正自謂出當復反戰當必勝引之謹案正之言定也必也周官宰夫鄭注曰正猶定也堯典以閏月定四時史記五帝紀定作正齊語正卒伍修甲兵漢書刑法志正作定是正與定同義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者言師之出也不能豫定其得反其戰也不能豫定其得勝蓋敗亡亦事之常也穀梁傳曰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故重之也是也不正者事不可必之謂非謂不正其自謂反自謂勝也何注失之

未得乎取穀也

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未得乎取穀也何注曰求可謂得意於取穀引之謹案得非得意之謂也得猶便也見呂氏春秋淫辭篇高注魯內虛而外乞師以犯強齊則後患將至穀雖已取其計不便於魯也下文患之起必自此始也正發明魯計不便之義故曰未得乎取穀也猶言未爲計之得耳此與莊六年傳之言得意不得意者殊義不得據彼以說此

通可以已也

二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傳曰猶

者何通可以已也。通字何氏無注引之謹案通之爲言猶道也道言也道可以已言可以已也故文六年穀梁傳曰猶之爲言可以已也漢書劉向傳曰臣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通所聞道所聞也夏侯勝傳上謂勝曰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顏師古注通謂陳道之也是通與道同義道通一聲之轉道言之道轉爲通猶通達之通轉爲道矣襄三十一年左傳大決所犯傷人必多不如小決使道杜注道通也法言問道篇亦曰道也者通也。

爾卽死必於殽之嶔巖

三十三年傳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卽

死必於殽之嶔巖何注曰其處險阻隘勢。一人可要百
襲鄭所當由也引之謹案注未得傳意。即猶若也。古書多謂若爲即。說見釋詞。百里及蹇叔欲收子尸而恐失其處。故指地
以示之曰。爾若死。必毋在他處而在殽之嶔巖吾將於
此收爾之尸。故下文曰吾將尸爾焉。何注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尤非穀
梁范注亦誤詳見左傳必死是閒下。

或曰往矣或曰反矣

或曰往矣。或曰反矣。引之謹案往反當上下互易。何注
曰或以爲鄭伯已知將見襲必設備不如還或曰既出
當遂往之。注文。釋反後釋往則傳之先言反後言往可

知隻者錯亂耳唐石經已誤。

一本又作易輪。

匹馬隻輪無反者何注曰隻蹄也釋文隻如字一本又作易輪董仲舒云車皆不還故不得易輪轍隻蹄也一本作易蹄引之謹案隻本字也易借字也易古音神石反經典釋文敍錄曰徐仙民反易爲神石。與隻聲相近故借易爲隻隻字古音在鐸部易字在錫部二部古或相通如幕在鐸部幦在錫部而幎冖布幕衞也縿幕魯也鄭注云幦或爲幭亦在鐸部易在錫部而論語述而篇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釋文云魯讀易爲亦釋在鐸部而楚詞九章思蹇產而不釋與錫部之積策迹適愁爲韻赫在鐸部而漢書赫蹏書鄧展音錫部鬩牆之鬩說文迹從亦聲狄從赤省聲鶃或作𪆁從赤聲則以錫部之字而讀鐸部之聲狛從白聲讀若錫部之蘖又讀若鐸部之泊皆

是也。公羊古本蓋作易，何氏讀易爲隻，故云。易，蹻也。蹻與隻同義。易蹻也者，正以明易之爲隻也。董仲舒不知易爲隻之假借，而以爲易輪轍，其說雖於文義未安，然即此可見古本之作易矣。大抵假借之字，不以本字讀之，則義失其真；徑改爲本字，則文非其舊。存其假借之易，而讀以本義之隻，斯兩得之矣。臧氏經義雜記乃謂易爲誤字，又謂傳文當作蹻輪，注當作蹻隻也，非是。

二月癸亥朔

文元年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引之謹案：朔，衍字也。漢書五行志載此經無朔字，而引董仲舒劉向之說於下。

仲舒傳公羊向傳穀梁其皆無朔字可知也志又曰凡春秋日食三十六穀梁以爲朔二十六晦七夜二二日一公羊以爲朔二十七二日七晦二今以二傳之例考之凡日食言日不言朔者穀梁皆以爲晦日隱公三年傳曰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公羊皆以爲二日隱公三年傳說言日不言朔日或失之前朔在前也何休曰謂二日食遜數春秋日食言日不言朔者凡七一爲隱公三年二月己巳二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三文公元年二月癸亥左氏穀梁皆無朔字四宣公八年七月甲子五宣公十年四月丙辰六宣公十七年六月癸卯七襄公十五年八月丁巳也此七者皆言日不言朔故穀梁以爲晦

日公羊以爲二日故志曰穀梁以爲晦七公羊以爲二日七也若如今本公羊文公元年日食二月癸亥下有朔字則非二日矣所謂公羊以爲二日者但有六事志何以云二日七乎更以公羊朔二十七考之所謂朔二十七者一爲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二桓公十七年十月朔穀梁以此爲二日不以爲朔所謂二日一也故穀梁以爲朔者止有二十六三莊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四莊公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五莊公三十年九月庚午朔六僖公五年九月戊申朔七文公十五年六月辛丑朔八成公十六年六月丙寅朔九成公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十襄公十四年二月

乙未朔。十一。襄公二十年十月丙辰朔。十二。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十三。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十四。襄公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十五。襄公二十四年七月甲子朔。十六。襄公二十四年八月癸巳朔。十七。襄公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十八。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十九。昭公十五年六月丁巳朔。二十。昭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二十一。昭公二十一年七月壬午朔。二十二。昭公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二十三。昭公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二十四。昭公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二十五。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五行志所引如是今本公羊傳三作正。二十六。

定公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二十七定公十五年八月庚辰朔也此二十七者皆言朔故曰公羊以爲朔二十七若文公元年二月癸亥下亦有朔字則是朔二十八矣志何以云二十七乎自顔師古注漢書劉向傳曰食三十六引春秋文元年二月癸亥朔則唐初已衍朔字不始於開成石經矣審據五行志刪正

云災

二年傳大旱之日短而云災故以災書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故以異書也何注曰云言也言有災家大人曰廣雅曰云有也詳見釋詞云災有災也有災與無災相對爲

文何知云之爲言而忘乎云之爲有故以迂回失之

以人心爲皆有之

公子遂如齊納幣傳曰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三年之恩疾矣非虛加之也以人心爲皆有之何注曰以人心爲皆有疾痛不忍娶引之譴案人之言仁也墨子經說篇仁愛也方言凡相憐哀九嶷湘潭之閒謂之人兮表記仁者人也鄭注曰人也謂施以人恩也成十六年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傳曰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丘悕矣何彼注曰悕悲也仁之者若曰在招丘可悲矣閔錄之

鄭表記注引公羊仁之作人之是人即仁也以仁心爲皆有之者以哀痛父母之心爲衆所同有也作人者俗字耳下文以爲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何注曰有人心念親者聞有欲爲已圖婚則當變慟哭泣矣此解得之

以爲周公主

十三年傳封魯公以爲周公主則周公曷爲不之魯家大人曰主字涉上文爲周公主而衍案上文云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孰以爲周公主封魯公以爲周公兼生養孰祭言之非

專指爲祭主一事也且爲周公主爲字讀平聲封魯公以爲周公爲字讀去聲並見釋文此文封魯公以爲周公是復述上文之詞若於爲周公下加一主字則謬以千里矣自唐石經始衍主字而各本遂沿其誤定四年左傳正義引此無主字

魯公用騂犅

何注曰騂犅赤脊周牲也疏曰正以山脊曰岡故知騂犅爲赤脊矣引之謹案牛脊赤色謂之騂犅則自脊以外非赤色也魯頌閟宮篇享以騂犧傳曰騂赤犧純也箋曰赤牛純色今唯脊毛赤而餘則否豈純色之謂乎

且無以異於羣公之不純色矣下文羣公不毛注曰不毛不純色明堂位曰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騂剛若以騂剛爲赤脊則是夏牲尚黑殷牲尚白全體之毛色皆然而周之尚赤獨爲脊赤而非全體皆赤之牲無是理也當從說文訓犅爲特牛特牛牡牛也說文特牛父也騂犅猶言騂牡耳小雅信南山曰祭以清酒從以騂牡

其意也

宣元年傳繼弒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其意也引之謹案其意上當有如字桓元年傳繼弒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何注曰弒君欲即位故如其

意以箸其惡是也若無如字則文義不明蓋寫者脫去耳唐石經已然

赫然

六年傳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何注曰赫然巳支解之貌疏不解赫然二字引之謹案赫之言捇也說文捇裂也從手赤聲（秋官敘官釋文捇徐呼陌反案古音當讀如霍）續漢書禮儀志逐疫詞曰赫女軀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是分裂謂之赫後漢時猶有此語也

勝乎皇門

十二年傳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放乎路衢何注曰勝戰

勝家大人曰爾雅勝克也謂莊王克鄭入自皇門非謂戰勝也凡克國克邑皆曰勝下文曰今君勝鄭而不有新序雜事篇勝作克隱二年左傳曰司空無駭入極費序父勝之文十五年傳曰凡勝國曰滅之襄十年傳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哀元年傳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十三年傳曰國勝乎大子欬乎晉語曰趙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勝左人中人孟子公孫丑篇曰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並與此勝字同義

茅旌

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何注曰茅旌

祀宗廟所用迎道神指設祭者皆斷曰藉不斷曰旌用茅者取其心理順一白本而暢乎末所以通精誠副至意引之謹案春官司巫祭祀則共蒩館鄭注曰蒩之言藉也祭食有當藉者引士虞禮苴刌茅長五寸史記封禪書曰古之封禪江淮之閒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是茅之藉物者或曰藉或曰苴而無稱旌之文何注斷曰藉不斷曰旌未知何所據也茅爲苴名旌則旗章之屬二者絕不相涉何得稱茅以旌乎今案茅當讀爲旄旄正字也茅借字也蓋旌之飾或以羽或以旄春官司常析羽爲旌爾雅注旄首曰旌李巡注曰旄牛尾著干首見鄘

風干旄正義是也其用旄者則謂之旄旌矣地官掌節道路
用旌節鄭注曰今使者所持節是也後漢書光武帝紀
注節所以為信也以竹為之柄長八尺以旄牛尾為其
眊三重桓十六年左傳壽子載其旌以先邶風二子乘
舟傳作竊其節而先徃正義引史記衛世家盜其白旄
而先而釋之曰或以白旄為旌節也漢書蘇武傳杖漢
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是節即旄旌也周語曰敵
國賓至行理以節逆之然則鄭伯執旄旌者其自比於
行人執節以逆賓與何氏據俗字作犛而不求其正字
非也旄從毛聲犛從𠩺聲古毛聲犛聲之字往往相通

如詩髧彼兩髦之髧說文作髳如蠻如髦之髦牧誓作髳是其例也新序雜事篇載此事正作旄旌居余知古渚宮舊事同蓋出嚴氏春秋也校何氏本爲長

而微至乎此

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二耋老而綏焉請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而微至乎此何注曰微喻小也積小言語以致於此引之謹案邶風式微傳曰微無也言寡人得見君面徙以君之不令臣微怒使然耳而其實貳而伐之服而舍之無或至於滅國惡君若此之甚也

僖十五年左傳箕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語意與此相似。微至乎此卽是被鄭之語故下文遂言攜軍退舍何訓微爲小。而加積言語三字以釋之殆失之矣。上文已云交易爲言矣何又云積小言語邪。且鄭伯請不毛之地待命甚服豈得置之不答而但言伐鄭之由乎。韓詩外傳載此文而省去君如矜此喪人四句遂使微至乎此文義不明。蓋西漢時人已不識傳意矣。

潞子之爲善也躬

十五年傳潞何以稱子潞子之爲善也躬足以亡爾。何注曰躬身也。非之謹案躬行善事無取滅亡之理。此非

傳意也。古字躬與窮通。論語鄉黨篇鞠躬如也。聘禮鄭注作鞠窮。大戴禮記哀公問五義篇躬為匹夫而不願富貴為諸侯而無財。躬與窮同。躬當讀為窮。潞子之為善也窮。言潞子之為善其道窮也。蓋潞子去俗歸義而無黨援。遂至於窮困。下文曰。離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其窮於為善之事也何注失之。孔氏通義又以躬字屬下讀而云足以亡其躬。案經云。以潞子嬰兒歸。未嘗殺之也。不得云亡其躬古人字多假借。必執本字以求之。則迂曲而難通矣。

是則土齊也　不可

成二年傳國佐曰。與我紀侯之甗。請諾。反魯衛之侵地

請諾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
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疏曰是則土齊也亦
有一本云是則土齊也曰不可者各本也字倒在不可下今改正引之
謹案一本是也曰不可者國佐白答上語也與僖二十年傳之日不可同義說見下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不可上亦當
有曰字皆後人不解古人文義而刪之耳後漢書孔融
傳注引此云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曰不可則所見
本尚未刪曰字兩曰不可與上文之兩請諾相應為文
若去其一則文不相應矣又案是則土齊也下何注云
則晉悉以齊為土地是不可行此正釋曰不可三字也

下注云言至尊不可為質此亦釋下文曰不可三字也上下皆言曰不可故何注兩釋之若上文本無曰不可三字而以下文之不可總上二事言之則上注不當先言是不可行下注又不當但言不可為質矣合兩注觀之則後人妄刪之迹自明僖二十年傳宋公曰自我為之自我墮之曰不可亦是自荅上語也論語陽貨篇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彼文兩言曰不可亦與此同兩曰不可皆陽貨之言說見四書釋地墨子耕柱篇亦曰和氏之璧隋侯之珠可以富國家衆人民治刑政安社稷乎曰不可惠氏公羊古義曰是則土齊也土讀曰杜古杜字皆作

土。周禮及司馬法曰。犯令陵政則杜之。注云王霸記曰。
杜之者。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引之謹案惠說非也
耕者東畝往來仍自可通交鄰之路豈由此而杜塞乎。
僖四年穀梁傳說齊桓公侵蔡云不土其地不分其民
明正也。謂不以蔡之地爲齊土。非杜塞之謂也。此云土
齊。亦謂以齊之地爲晉土。故何注曰。則晉恐以齊爲土
地也。於義自通。無煩改讀

盜買出也

襄五年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傳曰。外相如不書。此何
以書爲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叔孫豹則曷爲率而與

之俱蓋舅出也何注曰巫者鄫前夫人襄公母姊妹之子也俱莒外孫故曰舅出孔氏通義曰定弋鄫女益即世子巫之姊妹故巫於襄公爲舅襄公於巫爲出也爾雅曰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引之謹案孔解舅出長於舊注矣而以襄公與巫爲舅出則非也襄公若爲巫之舅則傳當實指之曰蓋公與巫舅出也文義始明今傳無一語及襄公則所謂舅出者非公與巫也尋繹傳文蓋舅出也之語上承叔孫豹率而與之俱則豹之與巫一爲舅一爲出矣言豹所以與巫俱者蓋與巫爲舅出故也春秋之大夫交政於中國故與鄰國之君論婚媾

哀十三年左傳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産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杜注曰景曹宋元公夫人桓子外祖母也宋魯匹敵之國而猶加是況小國乎

往始乎晉

莒將滅之故相與往始乎晉也何注曰始疑疑讞于晉齊人語孔氏通義曰始危也告危於晉也家大人曰何訓始爲疑往疑乎晉則爲不辭故加讞字以增成其義然始可訓爲疑不可訓爲讞也孔訓始爲危往危乎晉則尤爲不辭故加告字以增成其義然傳言始乎晉不

言告始乎晉也今案始讀爲治始治古聲相近故字亦相通荀子彊國篇彊殆中國楊倞注始或爲治治謂訟理也以鄫子欲立異姓爲後故相與往訟理於晉也下文曰莒將滅之則曷爲相與往殆乎晉取後乎莒也其取後乎莒柰何莒女有爲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注曰時莒女嫁爲鄫後夫人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之子莒有外孫鄫子愛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僖二十八年傳叔武爲踐土之會治反衞侯注曰叔武訟治於晉文公令白王者反衞侯使還國也成十六年傳公子喜時外治諸京師而免之注曰訟治于京師解免使來歸皆與此傳往治乎晉同義古謂訟理爲治訟或曰辭訟周官小宰曰聽其治訟小司徒曰聽其辭訟司市曰聽大治大訟小治小訟皆是也

大司徒曰凡萬民之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有地治者謂爭地而訟理者也說見周官訝士曰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亦謂有訟理於士者也

莒女有爲鄫夫人者

其取後乎莒柰何莒女有爲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何注曰時莒女嫁爲鄫後夫人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之于莒有外孫鄫子愛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引之謹案依傳莒女爲鄫夫人而欲立其出則似所立者鄫夫人之子而莒之外孫矣如此則與取後乎莒之文不合故注曲爲之說曰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之于莒有外

孫。鄫子愛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然無男有女。還嫁之于莒。皆傳文所無。蓋當時解傳者增益其說。不足據也。尋繹傳文。莒女有爲鄫夫人者。當作鄫女有爲莒夫人者。蓋上下互譌耳。鄫女爲莒夫人。則莒夫人之子。鄫之外孫也。鄫子舍世子巫而欲立其外孫。故曰欲立其出。又曰取後乎莒也。何所見本已譌。故其說迂曲而難通。

歲在己卯

二十一年傳。庚子。孔子生。何注曰。時歲在己卯。疏及鄂本閩本北監本汲懷堂本皆如是。俗本作乙卯。誤。厲氏滋大曰。是年歲在己酉。古文

卯作丣酉作丣。字形相類故何氏誤以己酉爲己丣錢氏曉徵以三統術超辰之法推之。謂是年歲在乙巳己丣必乙巳之譌也引之謹案杜氏長秝是年歲在己酉與三統術同（大雅文王正義引三統之術魯隱公元年歲在己未與長秝同則襄公二十一年歲在己酉亦同矣）何氏何至不識古文酉字而以爲己丣厰說似是而非若以爲乙巳之譌則丣巳二字形體聲音俱不相近巳字無緣誤丣。何氏精於讖緯讖緯多用殷秝甲寅元（續漢書律秝志論曰殷秝元用甲寅大衍秝議曰緯所據者殷秝也）不得以三統術說之也錢說亦未得其實（今案漢世說春秋獲麟至漢興年數多寡各異有謂獲麟至漢興二百七十五歲者

後漢賈逵等所謂歲在乙未則漢興元年又上二百七十五歲歲在庚申則孔子獲麟是也有謂獲麟至漢興百六十二歲者後漢馮光陳晃之說也（並見續漢志）今由哀公十四年獲麟歲在庚申上推之七十一年而至襄公二十一年歲在己酉據大初元年丙子殷秝以爲甲寅（說詳大歲考）則歲在己酉殷秝當爲丁亥與此注不合矣由獲麟至漢興百六十二歲推之漢興元年漢志以爲甲午殷秝當爲壬申由壬申上推百六十二歲至獲麟之歲歲在庚寅又上推七十一歲至襄公二十一年則歲在己亥故此注曰歲在己亥也蔡邕秝議曰馮光陳晃

所據則殷厤元也又曰光晃以考靈曜為本見續漢志然則此注謂襄公二十一年歲在己卯始用考靈曜紀年之法續漢志曰考靈曜有甲寅元案甲寅元殷厤也而考靈曜又本於殷厤與

乙未

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何注曰乙未與甲寅相去四十二日蓋閏月也引之謹案杜氏春秋長厤明年閏八月則是年不當有閏月且長厤是年十二月甲寅為十一月十七日明年二月癸卯二十六年左傳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於北郭為二月七日若十二月後有閏月則癸卯當在明年正月不得在二月矣何說非也乙未當

爲己未。左氏經亦作乙未杜注日。十二月無乙未日誤。甲寅爲十二月十七日

則己未當爲二十二日。己與乙字形相似故己誤作乙。

左氏經莊三十二年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公羊穀梁並

作乙未。乙亦己之誤也。據杜氏長厤是月無乙未。

終身無已也

二十九年傳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

身無已也家大人曰父子兄弟非一人不得言終身也

身字葢因下文終身不入吳國而衍。終無已者終竟也

竟無已時也檀弓曰爾責於人終無已夫莊子則陽篇

其可喜也終無已呂氏春秋知度篇是耳目人終無已

也文義竝與此同。昭二十七年疏引此已衍身字。則不始於唐后經矣新序節士篇亦作終身無已蓋後人據誤本公羊增身字也

叔孫舍至自晉

昭二十四年傳。叔孫舍至自晉。疏曰。上十四年春隱如至自晉以其被執而還故省去其氏今此叔孫舍不去氏者蓋以無罪故也是以文十四年傳云稱行人而執者以其事執也注云。以其所銜奉國事執之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是也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已執也注云已者已大夫自已同。與以大夫之罪執之分別之者罪當各

歸其本。以此言之。則知隱如有罪。故去其氏。叔孫無罪故無貶文。疏。以上引之謹案。叔孫二字。後人所增。非其原本也。文十四年傳但言無罪而執者稱行人。有罪而執者不稱行人。未嘗言無罪而執者至則稱氏。有罪而執者至不稱氏也。不足為叔孫舍至自晉之證。若隱如至自晉省去其氏。叔孫舍至自晉獨不省。則傳必詳言其義。文十五年傳單伯至自齊。注云。不省去氏者。注當絕使若他單伯至也。以此例之。若叔孫舍至自晉不省去氏。注亦必加訓釋。今傳無文。注亦不言其有異。則舍至自晉與隱如至自晉同一書法可知。至而不省去氏者

惟單伯一人則隱如及舍之至皆省去氏可知。且宣元
年春。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姜氏至自齊。傳
說遂以夫人姜氏至自齊曰。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
再見者卒名也。何注曰。卒竟也。竟但舉名者省文。據此
則一事再見者。其始稱氏族。其卒則但稱名。故昭十三
年。晉人執季孫隱如以歸。十四年。則省去季孫而云隱
如至自晉。二十三年。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二十四年。
則省去叔孫而云舍至自晉。正所謂一事而再見者卒
名也。其不得有叔孫二字顯然明白。左氏穀梁並作婼
至自晉。無叔孫二字。左氏曰。婼至自晉。尊晉也。杜注曰。

貶婼族。所以尊晉穀梁曰。大夫執則致致則挈。由上致之也范注曰。上謂宗廟也。致臣于廟。則直名而已。所謂君前臣名。此皆舍至自晉不稱叔孫之明證。不應公羊獨有此二字也。徐氏所見本。已誤增此二字。故臆爲之說耳。孔氏通義亦沿其誤。

且夫牛馬維婁委已者也而柔焉

二十五年傳。且夫牛馬。維婁委已者也而柔焉。委俗作餧。何讀至婁字絕句。注曰。繫馬曰維。繫牛曰婁。引之謹案維婁分屬牛馬。古無明文。且牛馬之順於餧已者。不待維繫而始然。然則維婁二字爲贅文矣。今案此當讀且夫

牛馬爲句。維婁委已者也而柔焉爲句。維與惟同。婁古屢字也。小雅角弓篇式居婁驕。王肅注婁數也。又正月篇屢顧爾僕。釋文作婁。巧言篇君子屢盟。賓之初筵篇屢舞僊僊。釋文竝曰本又作婁。周頌桓篇屢豐年。釋文后經竝作婁。郊特牲孔子屢歎之。釋文作婁。漢書宣帝紀婁蒙嘉瑞。師古曰。婁古屢字。凡漢書屢字皆作婁。云屢餒已者。皆謂季氏之得民已久也。故下句曰季氏得民衆久矣。言牛馬非他人是順。惟屢餒已者而順焉。亦猶季氏之得民久而民皆從之也。

君無多辱焉

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多字釋文無。云家大人曰。多讀爲祇。祇適也。言民皆爲季氏用。君若伐之。則民

必助之無適自取辱也昭二十九年左傳曰君祇辱焉是也祇多古字通說見前多適衹啻下。

睋而曰

定八年傳陽虎弑不成卻反舍于郊皆說然息或曰弑千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如丈夫何睋而曰彼哉彼哉趣駕何注曰睋見公斂處父師而曰彼哉彼哉再言之者切遽意家大人曰何以睋字從目故訓為望其實非也睋讀為俄俄謂須臾之頃也桓二年何注曰俄者謂須臾之閒創得之頃也說文俄行頃也虎舍于郊而說然息謂魯人之必不來追也俄而思公斂處父必來追故

曰彼哉彼哉此意中之處父非日中之處父也處父至則不及駕故曰趣駕非罪見處父之師而後駕也俄而二字傳文屢見桓二年傳曰俄而可以爲其有矣莊三十二年傳曰俄而牙獻械成作戲者假借字耳上文曰戲而錢其板亦是借戲爲俄也漢書外戚傳始爲少使蛾而大幸則又借用蛾爲俄

三月辛巳

十四年三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子佗人師師滅頓以頓子牄歸引之謹案三當爲二左氏穀梁並作二據杜預長歷是年二月己未朔辛巳二十三日也若三月則

戊子朔不得有辛巳矣釋文但言公子化人二傳作公孫化人按二傳作淮而不言三月二傳作二月則此傳亦作二月可知唐石經始誤爲三

色然

哀六年傳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何注曰色然驚駭貌釋文色然如字本又作垝居委反又或作危引之謹案色者㰖之借字也一切經音義卷九㰖所力反埤蒼云恐懼也通俗文小怖曰㰖公羊傳云㰖然而駭是也集韻㰖恐懼也亦引春秋傳㰖然而駭與何本不同蓋出王愆期高龍孔衍三家注也垝危皆色之譌猶肥之

譌爲脆矣

夏一本作廉

十三年盜殺陳夏彄夫釋文夏戶雅反一本作廉引之謹案夏與廉聲不相近夏字無由通作廉廉蓋廡字之誤古聲夏廡相近夏古音戶詳唐韻正故夏通作廡檀弓見若覆夏屋者矣鄭注曰夏屋今之門廡也夏廡聲相近故夏屋說文庌廡也廡堂下周屋釋名大屋曰廡幽冀人謂之庌庌夏聲亦相近夏之爲廡猶庌之爲廡也正義以爲夏家之屋失注意矣是廡與夏聲義相近也隸書廉字作廉與廡相似故廡誤爲廉耳公羊古本蓋作廡今作夏者後人以二傳改之也

涕沾袍

十四年傳反袂拭面涕沾袍何注曰袍衣前襟也疏曰袍亦有作衿字者以衣前襟言之袍似得之臧氏玉林經義雜記曰說文袍襺也論語曰衣敝緼袍䘿交衽也是當作涕沾䘿衿襟皆俗字作袍非也論衡指瑞云反袂拭面泣涕沾襟是王仲任所見之傳亦作䘿春秋序正義引公羊涕沾袍下又云聖人寧復畏懼奴亾下沾衿之泣據下作沾䘿疑上沾袍或後人改也家大人曰何以袍爲衣前襟者袍本作褒步報反釋文袍步刀反又步報反衣前襟也當以步報之音爲是玉篇褒與袍

同。又步報切。衣前衿也。廣韻。褒薄報切。衣前襟。墨子公孟篇曰。楚莊王解冠組纓。絳衣博袍。然則袍者。褒之俗字。涕沾袍。卽涕沾襟。非衣敝緼袍之袍也。論衡引此傳。西狩獲麟作西狩獲死麟。涕沾袍作泣涕沾襟。蓋據嚴氏春秋。故與何本異。其實襟與袍一物也。春秋序正義引公羊涕沾袍。又曰下沾衿之泣者。以衿袍同物。而衿爲人所易曉。故言衿以見袍。非引公羊本作衿而後人改之也。

公羊災異

引之謹案。公羊春秋記災異者數矣。自董仲舒推言災

異之應見漢書五行志何休又引而申之其說邪詳且備然尋檢傳文惟宣十五年冬蝝生有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之語其餘則皆不言致此之由亦不以為禍亂之兆如隱三年日有食之何注曰是後衛州吁弒君諸侯初僭魯隱係獲公子翬進諂謀九年大雨震電注曰隱不還國於桓之所致大雨雪注曰此桓將怒而弒隱公之象然傳但云記異未嘗言某事所致某事之象也隱五年螟注曰先是隱公張百金之魚設苛令急法以禁民之所致桓元年大水注曰先是桓篡隱百姓痛傷悲哀之心既蓄積而復專易朝宿之邑陰逆而與怨氣并之

所致。五年，大雩，注曰：先是桓公無王而行，比爲天子所聘，得志益驕，去國遠狩，大城祝丘，故致此旱。然傳但云記災，未嘗言某事之所致也。其他記災記異者，不可枚舉。而皆無一語及於感應。乃知公羊之學，惟據人事以明法戒，不侈天道以涉譸張。蓋天人之際，荒忽無常，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自董仲舒推言災異之應，已開讖緯之先，何氏又從而祖述之，述其多方揣測，言人人殊，謂之推廣傳文則可，謂之傳之本指，則未見其然也。至於穀梁，則言災異者尤鮮，而劉向說莊七年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以爲昔象諸侯附從失其所也。夜

中而隕者象不終其性命中道而落說僖十四年沙鹿崩曰鹿在山下平地臣象陰位也崩者散落背叛不事上之象說十六年六鶂退飛過宋都曰鶂陽也六陰數也象陽而陰行必衰也說昭二十五年有鸜鵒來巢曰去穴而巢此陰居陽位臣逐君之象也以上並見沈甯注皆流入古驗之學而考之穀梁傳文則絕無此語豈非王充論衡所謂語增者與

經義述聞第二十四